

少年
模範

新智囊

下冊



行刊社應世書圖

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出版

少年模範
新智囊

編纂者 宋宗元

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

發行人 周健人

發行所 大達圖書供應社

上海河南路
一三七號

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

洋裝二冊定價一元六角

新智囊卷之十一

元和宋宗元著

諷諭

苦口者良藥也。逆耳者忠言也。顧或戇或激。直且賈禍。豈盡聽者之過哉。夫納約者。牖其明。君有諍臣。父有諍子。士亦有諍友。其用廣。而其揆一也。罕譬者。曲爲喻。於易取諸巽。於詩取諸風。集進言之前事。有足徵者。書爲世鑑。

陳惠公大城。因起淩陽之臺。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。又執三監吏。夫子適陳。聞之。見陳侯。與俱登臺而觀焉。夫子曰。美哉斯臺。自古聖主之爲城臺。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。陳侯默而退。遂竊赦所執吏。

夫子論五諫。而曰。我從其諷諫乎。所謂言者無罪。聞者足戒。諫之最善者也。未有不戮一人。句似非聖人語氣。然觀此。可以喻知道矣。

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。秦王大怒。中期徐行而去。或爲中期說秦王曰。悍人耳。中期適遇明君故也。向者遇桀紂。必殺之矣。秦王因不罪。

人未有不好名者。以明君桀紂相形。潛奪其憤怒之氣。而顯予以樂受之名。雖有悍辟。爲之意消矣。此莊子內篇所云。因人之所感。而容與其心也。後世君明臣直之說。亦是此意。

秦始皇嘗議欲大苑囿。東至函谷關。西至雍陳倉。優旃曰。善。多縱禽獸於其中。使竄從東方來。令麋鹿觸之足矣。始皇以故輟止。二世時。又欲漆其城。優旃曰。善。主上雖無言。臣固將請之。漆城雖於百姓勞費。然佳哉。漆城蕩蕩。寇來不能上。卽欲就之。易爲漆耳。固難爲蔭室。於是二世笑而止。

始皇剛愎自用。固難批其逆鱗。而二世昏暗。尤未易理喻。不逆其意。而使之自覺其不可。所謂巽而善入也。俳優中有此太奇。

楚王有所愛馬。衣以文繡。置之華屋之下。席以露林。陷以棗脯。馬病肥死。使羣臣喪之。欲以大夫禮棺槨葬之。左右爭爲不可。王下令曰。有敢以馬諫者。罪至死。優孟聞之。入殿門仰天大哭。王驚而問其故。優孟曰。馬者王之所愛也。以楚

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。薄請以人君禮葬之。王曰何如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。文梓爲槨。梗楓橡樟爲題。發甲卒爲穿壙。老弱負土。齊趙陪位於前。韓魏翼衛其後。廟食太牢。奉以萬戶之邑。諸侯聞之。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。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。爲之奈何。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。以壠竈爲槨。桐廩爲棺。齋以薑棗。薦以木蘭。祭以粳稻。衣以火光。葬之於人腹腸。於是王乃以馬屬太官。毋令天下人聞也。

此與晏子諫殺馬事略同。而語意更饒譎趣。昔人謂淡不可以救濃。唯爲之窮到濃之極處。則其意自淡矣。詎謂優伶中無解人哉。

齊景公有馬。其圉人殺之。公怒。援戈將自擊之。晏子曰。此不知其罪而死。臣請爲君數之。公曰諾。晏子舉戈臨之曰。汝爲我君養馬而殺之。而罪當死。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。而罪又當死。汝使吾君以馬故殺圉人。聞於四鄰諸侯。而罪又當死。公曰夫子釋之。勿傷吾仁也。

人主之勢。非特萬鈞也。盛怒之下。逆鱗難犯。况圉人固不能無罪。特不至死耳。歷數其罪。而失刑之。

愆隱然見於言外。宜景公之改容易慮也。晏子誠善於畜君者矣。

齊有得罪於景公者。公大怒。縛置殿下。召左右肢解之。敢諫者誅。晏子左手持頭。右手磨刀。仰而問曰。古者明王聖主。肢解人不知從何處始。公離席曰。縱之。罪在寡人。

此與數圉人之罪同一諫法。皆假將順之術。以濟其匡救之權。正善於匡救者也。晏子長於諷諫。其卒以君顯。宜哉。

齊景公煩於刑時。有鬻踊者。踊。刑者所用。公問晏子曰。子之居近市。知孰貴賤。對曰。踊貴。屨賤。於是爲之省刑。

天子不言有無。諸侯不計多寡。市價貴賤。一肆長之職。而以問於相。景公於是乎失問矣。乃卽因此而陰諷。以尙德緩刑之旨。傳稱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。仁人之言。其利溥哉。

楚莊王卽位。日夜爲樂。不聽政者三年。令國中曰。敢諫者死。伍舉入見。王左抱鄭姬。右抱越女。坐鐘鼓之間。伍舉曰。願有進。隱有鳥。在阜三年。不蜚不鳴。是何鳥也。王曰。三年不蜚。一蜚沖天。三年不鳴。一鳴驚人。舉退矣。吾知之矣。遂罷淫。

樂聽政。楚因以霸。

以隱語爲諫。大奇。後淳于髡諫齊威王。並用此語。而齊亦治。然亦唯遇英明之主。故進隱易入耳。

唐德宗時。或告郾國大長公主淫亂。且厭禱。上大怒。幽主於禁中。切責太子。太子懼。請與蕭妃離婚。上召李泌告之。且曰。舒王近已長。孝友溫仁。泌曰。陛下惟有一子。奈何欲廢之而立姪。且陛下所生之子。猶疑之。何有於姪。舒王雖孝。自今陛下宜努力。勿復望其孝矣。上曰。卿違朕意。何不愛家族邪。對曰。臣惟愛家族。故不敢不盡言。若畏陛下盛怒。而爲曲從。陛下明日悔之。必尤臣。云。吾任汝爲相。不力諫。使至此。必復殺臣子。臣老矣。餘年不足惜。若冤殺臣子。以姪爲嗣。臣未知得歆其祀也。因嗚咽流涕。上亦泣曰。事已如此。奈何。對曰。此大事。願陛下審圖之。自古父子相疑。未有不亡國覆家者。且陛下不記建寧之事乎。上曰。建寧叔實冤。肅宗性急故耳。泌曰。臣昔爲此。故辭歸。誓不近天子左右。不幸今日復爲陛下相。又覩茲事。且其時先帝代宗常懷危懼。臣臨辭日。因誦黃臺瓜辭。肅宗乃悔而泣。上意稍解。乃曰。貞觀開元。皆易太子。何故不亡。對曰。承乾太宗太子。

謀反事覺。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鞠之。事狀顯白。然當時言者猶云。願陛下不失爲慈父。使太子得終天年。太宗從之。并廢魏王泰。陛下既知肅宗性急。以建寧爲寃。臣不勝慶幸。願陛下深戒其失。從容三復。究其端緒。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也。若果有其迹。願陛下如貞觀之法。并廢舒王而立皇孫。則百代之後。有天下者。猶陛下子孫也。至於武惠妃譖太子瑛。兄弟殺之。海內寃憤。此乃百代所當戒。又可法乎。且太子居少陽院。未嘗接外人。預外事。安得有異謀。彼譖人者。巧詐百端。雖有手書如晉愍懷。衷甲如太子瑛。猶未可信。況但以妻母爲累乎。幸賴陛下語臣。臣敢以宗族保太子。向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。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。上曰。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。泌抽笏叩頭泣曰。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也。然陛下還宮當自審。勿露此意於左右。露之則彼皆樹功於舒王。太子危矣。上曰。且曉卿意。間日上開延英殿。獨召泌流泣曰。非卿切言。朕今悔無及矣。太子仁孝。實無他也。泌拜賀。因乞骸骨。

剴切詳明。足令聽者驚魂動魄。卒以感動君心。奠安儲位。辭之不可已也。如是夫。按鄴侯在唐。歷事

三宗彌縫匡救。周旋父子骨肉間者。不啻再三。世多以比漢張子房。吾以爲鄴侯所處。較子房爲倍難。蓋子房之所遇者。豁達大度之賢君。而鄴侯所植者。猜疑不振之中主也。

廢立之際。人所難言。爭之不力。不能回其意。爭之過力。又或激其怒。從來骨肉危疑之日。其緘默以保祿位者。固不足道。卽有一二敢言之臣。而徒以訐直取禍。卒無益於儲位。庸愈於緘默者乎。觀鄴侯當德宗盛怒之下。懇款盡言。一以至誠感動。尤妙在卽引建寧近事。以爲殷鑒。因其所明者。反覆開諭。而德宗之意已回矣。允可爲大臣進言之法。

吳大帝孫權。嘗怪校尉殷模。罪至不測。羣下多爲之言。權怒益甚。與相反覆。惟諸葛瑾默然。權曰。子瑜何獨不言。瑾避席曰。瑾與殷模等。遭本州顛覆。生類殄盡。棄墳墓。攜老幼。披草萊。歸聖化。在流隸之中。蒙生成之福。不能躬相督厲。陳答萬一。至今模辜負大恩。自陷罪戾。臣糾過不暇。誠不敢有言。權聞之。愴然。乃曰。特爲君赦之。

現身說法。而隱然動其故舊之思。故能不煩言而自解。按吳志稱諸葛瑾與孫權談說諫諭。未嘗切諤。微見風彩。粗陳指歸。如有未合。則舍而及他。復託事造端。以物類相求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。卽此

可以概其生平。

宋熙寧四年。右諫議大夫呂誨。以疾表球致仕。曰。臣本無宿疾。偶值醫者用藥乖方。浸成風痺。遂艱行步。非只憚蹶蹙之苦。又將虞心腹之變。勢已及此。爲之奈何。雖然。一身之微。固未足恤。其如九族之託。良以爲憂。蓋以身喻朝政也。

語云上醫醫國。國之有相。猶人之有醫也。人本無病。而醫者誤以藥投之。國本治安。而妄人以多事壞之。鮮不殆矣。神宗之世。中外晏安。正當優游休養之時。迨安石相而新法紛如。此南榮趨（楚弟）子莊子庚桑楚詳之。所言人猶未病。譬猶飲藥以加病也。按宋史。王安石初執政。士大夫多以爲得人。呂獨上疏曰。臣究安石之迹。固無遠略。惟務改作。立異飾非。誤天下蒼生。必此人也。可與表語互相發明。至是託之於病。以引其端。世言出而中。其義微而彰。而其驗亦著。見於十數年之後。如公者。誠所謂退不忘君者乎。

唐武后一日召狄仁傑。謂曰。朕數夢雙陸。不勝。何也。曰。雙陸不勝。蓋謂無子。天其敝陛下乎。后感悟。卽日迎還廬陵王。

因夢以進諫。其心之不忘君可知。當武后時。唐祚之不亡者。如線矣。梁公以孤立老臣。委蛇於二張。

諸武之間。卒能彌縫匡救。成李氏再造之功。中宗復辟。推仁傑爲首功。觀此可以概見。

唐王方慶在政府。其子爲眉州司士參軍。武后嘗問卿在相位。何子之遠方。慶答曰。廬陵是陛下愛子。今尙在遠。臣之庸敢相近。

此與戰國左師之諫趙后一例。乃一則計以長久而破其溺愛之私。一則觸以至情而動其母子之愛。現身設法。保護皇儲。當不在狄梁公下。

賈詡事曹操時。臨淄侯植才名方盛。操嘗欲廢丕立植。一日屏左右問詡。詡嘿不對。操曰。與卿言不答何也。對曰。屬有所思。操曰。何思。詡曰。思袁本初。劉景升父子。操大笑。丕位遂定。

父子之際。人所難言。以操之奸雄。立嫡以長之說。豈不知之。而頓思廢立。則其溺愛之私。難以理奪矣。然操能不顧名理。不能不懼後禍。袁劉之事。乃其生平所目擊而嗤笑者。今日肯自我其蹈之乎。不再計而割愛正嫡。操非能順乎理也。惕於讎也。知懼讎自順乎理矣。事有反言之而曲當者。此之謂也。詡於當塗謀士中。最稱多智。卽此見其立言之妙。

唐文德皇后旣葬。太宗卽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。引魏徵同升。徵熟視曰。臣目

眊不能見。帝指示之。徵曰：「此昭陵耶？」帝曰：「然。」徵曰：「臣以陛下爲望獻陵。若昭陵，則臣固見之矣。」帝泣爲之毀觀。

孝衰於妻。子大孝之終身慕父母者罕矣。太宗聞獻陵昭陵之語，而爲之毀觀，所謂發乎情，止乎禮義者也。而徵之善於諷諫，此可概推。明天順復辟，一（闕疑待考）石亨新居，極偉麗，顧問恭順侯吳瑾、撫寧伯朱永曰：「此何人居？」永謝不知。瑾曰：「此必王府。」上笑曰：「非也。」瑾曰：「非王府，誰敢僭妄如此？」上始疑亨，此事跡涉傾陷。然亨等貪奪門功，恃寵恣行，馴致亂階，未易以卒除也。吳瑾所對，與魏徵獻陵之語，同一口氣，而僭妄一語，遂爲石亨讞詞定案，真覺字挾風霜，其作用與王文正去丁崖州等明解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：「虎爲百獸尊，誰敢觸其怒？惟有父子情，一步一回顧。」文皇見詩有感，命夏原吉迎太子於南京。

甚矣詩之能感人也。五言一絕，當作二十字章奏讀，蓋當時高煦萌奪嫡之謀，兩宮猜忌漸成，縉借此進諷，卒全文皇父子之親。此等應制詩，乃非無所爲而作者。楊龜山謂詩尙諷諫，不知風雅之意，不可以作詩，旨哉。

唐莊宗好獵，踐民田中。牟令當馬切諫，莊宗怒，叱出將殺之。伶人鏡新磨知不

可。乃率諸伶追令前責之曰。汝爲縣令。奈何縱民稼穡以供賦稅。何不饑汝民而空其地。以備天子之馳驅。汝罪當死。因請亟行刑。莊宗悟笑而釋之。

絕奇罪案。絕好諫書。

唐蘇世長從獵於高陵。是日大獲。陳禽於旌門。高祖顧謂羣臣曰。今日畋樂乎。蘇對曰。陛下畋獵。薄廢萬幾。不滿十旬。未爲大樂。高祖色變。旣而笑曰。狂態發邪。對曰。臣爲私計。則狂。爲陛下國計。則忠。

諫獵而引太康洛汭之遊。疑過於計。卻得於臣爲狂。於陛下爲忠。二語私計國計。分晰甚明。言籍而味長。與谷那律諫獵語正同。而此較竦切。

唐高宗出獵遇雨。問谷那律曰。雨衣若爲不漏。對曰。以瓦爲之。則不漏。上因此不復出獵。

語近唐突。似非對颺之體。然當馳騁佚樂時。非得此奇雋之語。豈足以動主聽。而不失爲巽語之釋耶。

唐辛京杲。以私杖殺部曲。有司奏京杲罪當死。上將從之。李忠臣曰。京杲當死。

久矣。上問其故。忠臣曰。京杲諸父兄弟俱戰死。獨京杲至今日尙存。故臣以爲久當死。上惻然。乃左遷京杲。

有功之家。猶蒙十世之宥。夫豈無邪辟。賴前哲以免也。李君真得忠厚報功大義。而微言婉諷。能令上爲惻然。更見苦心。

唐裴度爲相時。敬宗將幸東都。大臣切諫不納。度從容言。國家建別都。本備巡幸。但苦艱難以來。宮闕署屯。百司之區。荒圯弗治。必假歲月完新。然後可行。倉卒無備。有司且得罪。帝悅曰。羣臣諫朕不及此。如卿言誠有未便。安用往耶。因止不行。

唐肅代時。有議遷都洛邑者。賴郭子儀之諫而止。至敬宗朝。中外粗安。然多難以來。杼軸尙空。宮闕頽敗。未易修整。無論驛騷矣。度切實敷陳。而僅請假以歲月。無煩斷割。切諫而成命。遂寢。具得輔臣獻納之體。

唐穆宗見柳公權書蹟。愛之。問曰。卿書何能如是之善。對曰。用筆在心。心正則筆正。帝默然改容。知其以筆諫也。

因事納誨。古大臣格心之道類然。

唐貞觀中。王珪多所規切。一自進見。有美人侍側。帝指謂曰。廬江不道。賊其夫而納其室。能不亡乎。珪避席曰。陛下以廬江爲是耶。非耶。帝曰。朕已明言之。乃問朕是非何也。曰。陛下知廬江之亡。而姬仍在側。竊謂陛下以爲是耳。帝默然。責人則明。恕己則昏。以太宗之賢。而猶不免。此珪因其問而折之。正因其明以導之也。

蜀漢時。天旱。禁私釀。吏於人家索得釀具。欲論罰。簡雍與先生遊。見男女行道。謂先主曰。彼欲行淫。何以不縛。先主曰。何以知之。對曰。彼有其具。先主大笑而止。

先主初定巴蜀。武侯爲政。承劉焉父子積玩之餘。濟之以猛。權時變也。然至以釀具爲人罪。殊非修省之道。簡雍以諠語出之。不覺令人失笑。而釀具之禁。其失顯然矣。殆滑稽之流與。

南唐昇元初。近甸亢旱。一日宴於北苑。烈祖謂侍臣曰。畿甸雨。都城不雨。何也。得毋獄市之間。違天意與。時關司權稅甚刻。商人苦之。樂工申漸高。因乘詼諧進曰。雨懼抽稅。不敢入京。烈祖大笑。卽下令除一切額外稅。信宿之間。膏澤告

足。

一言而動主聽。回天意。非談諧不爲功。此種諫法。皆祖晏子之譎諫。而以俳語出之。則其言尤易入也。按漸高雖以音律事烈祖。然當烈祖受禪。疑吳舊將周本。恐其難制。因宴便殿。引鵠賜本。本疑之。旁取一卮。均酒之半。跪進。烈祖變色。左右莫知所從。漸高舞袖升殿。并飲趨出。遂以是夕卒。則其忠愛之誠。有過人者。固非徒滑稽之尤也。

明正德中。秦藩請益封陝之邊地。朱寧江彬輩。皆受賂許之。上促大學士草制。楊廷和蔣冕私念草制恐爲後虞。否則忤上意。俱引疾。獨梁儲承命草之。曰。昔太祖著令曰。此土不畀藩封。非吝也。念此地廣且饒。藩封得之多。蓄士馬。必富而驕。奸人誘爲不軌。不利社稷。今王懇請畀地。與王王得地。毋收聚奸人。毋多養士馬。毋聽狂人導爲不軌。震及邊方。危我社稷。是時雖欲保親。親不可得已。王慎之。毋忽。上覽制駭曰。若是其可虞。其毋與事。遂寢。

詞嚴義正。利害判然。卽草制爲諫書妙裁。獨有千古。彼恐爲後虞者。終是本領不濟耳。具此大識力。大手筆。縱事不寢。亦當有善其後者矣。

魏文帝問蘇則曰。前西域通使燉煌。獻徑寸大珠。可復求市得否。則曰。若陛下德流沙漠。不求自至。求而得之。不足貴也。帝默然。

不貴異物。古先哲王之明訓也。而樛矢之貢。越裳之獻。有不期其致而自致者。德有以招徠之耳。市珠西域。魏文特以珠爲足貴。故不惜求之耳。直謂求而得者爲不足貴。自覺索然意解。不必陳說古今爲金鑑矣。其有得於納約自牖之義乎。

元脫脫當國。有神童來謁。自言能詩。脫脫令賦擔詩。卽成絕句云。分得兩頭輕與重。世間何事不擔當。蓋諷之也。

脫脫當國之時。何時也。元政不綱。土寇蠭起。身秉國鈞。責任綦重。苟非有定力以維持之。鮮不至僨乃事者。史稱脫脫輕貨財。遠聲色。禮賢好士。恪守臣節。有古良相風。而惑於羣小。急於私怨。卒至督師南征。功在垂成。爲哈麻所譖。身死淮安。而國亦隨以覆亡。蓋由其平日未能權於輕重之宜。故不能擔荷大任也。神童擔詩。與具茨小童牧馬之對何異。其善於規諷者乎。惜乎其忽而不悟也。竊聞論者謂諫之有諷善矣。然則古大臣之蹇諤自將。直言盡忠者。顧不足爲訓耶。余謂不然。夫所重諷者。若堯舜之時。都兪吁咈有之乎。無也。三代之盛。謨命訓誥有之乎。無也。夫上有明聖之君。下